

乡 愁

小城芍药开正艳，
蜂飞蝶闹舞翩跹。
身在异乡多无奈，
唯望梦中魂归来。

春日谯城

谯城大地芍药灿，
漫野红遍又染天。
一条根绿花间飘，
春嫁姑娘着红衫。

作者简介:王冬梅，安徽来苏的新海安人。农闲时喜欢读书、拼接文字，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等。

观芍花

遍野芍花香，
大地着红装。
满眼翡和翠，
醉了赏花人。

养蜂人

庭院芍花正盛，
一壶老酒助兴。
蜂儿对饮数盏，
权作天堂人还。

乡味

无论身在何处，行至千里
归途

看见“海安”二字
一掠而过，心却开始雀跃

家，在记忆里伴随着各种香气

是萦绕在鼻尖的老醋味
雾气包裹着萝卜丝馒头
一笼又一笼
胜过千山万味

是随处可见熙熙攘攘的年味
喜庆对联转动的大红灯笼

是海安人无法比拟的家乡味
快点儿弄个爬爬儿坐下来
一句又一句
胜过千言万语

是一家人团聚的饭菜香味
推杯换盏间的亲切问候
一遍又一遍
一年又一年

是乡味
是五湖四海游子回家的一切动力

作者简介:高敏，海安市作家协会会员。

哦，今天是立春的节气呀

清晨，看着窗外兰花在吐蕊
穿越时空古老的屋檐
听东桥板“过桥”的叫声
把一天时光细细地划分

早上去大巷口
在西板桥东两个“同乐”米饼
或者在蒋恒昌茶食店称各色糖果儿
或者趁兴移步“江记”茶馆
煮一壶好茶烫一壶干丝
与一二好友聊一聊新四军联抗

中午去“斌曲”二楼雅座小酌
下午去广武小学寻踪觅迹
听李文瑞酣润的读书声
东大桥河南必须去的
遛遛蒋和森故居

和这位红学大家探讨人生的真谛

晚上就到七弯巷东边的文化站
听说书的王少堂讲扬州评话
武松醉打西门庆
陈毅三过曲塘镇

走在石板大街上
看见满目的青砖黛瓦
看见人流熙熙攘攘
构建着我的曲塘版“清明上河图”

一阵微风吹来
不觉身上有了几分暖意
怪不得一早起来就有这份雅兴
哦，今天是立春的节气呢

作者简介:周荣广，海安市曲塘镇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南通市作家协会会员。

故乡

远望故乡似眼前，
一条长江隔两边。
养育恩情铭心底，
通扬运河穿城边。
孩儿记忆中坝街，
青青石板三里间。
青石乡慈海安载，
青墩文明划时代。

作者简介:解金泉，江苏海安人。

美丽的乡愁

春节，是乡村飘荡的炊烟，是乡村鞭炮的回响，是镇里大集上的年货，是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是热气腾腾的年糕，是农家院里飘出的肉香……

春节，记忆里最美的乡愁！乡愁是母亲身上的味道，乡愁是父亲布满老茧的双手，乡愁是离开时的阵阵回望和声声叹息，乡愁是故乡的灵魂沿着全身的血液游走……时光荏苒，岁月的步履匆匆，转眼间，我们又背起了行囊远行，开始了对家漫长的思念……渐行渐远的故乡，不仅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更镌在我们鲜活的文章里……

新年新诗

一
天南海北喜迎春，
金虎归山玉兔奔。
绿水青山无限好，
丰年人寿福永存。

二
田畴喜作大文章，
沃野翻耕新气象。
五虎昂扬抒壮志，
玄燕纷飞织春光。

三
明烛檀香不夜天，
东升玉兔贺新年。
新桃旧符添瑞色，
旧存老酒醉心田。

作者简介:姜仁德，海安市作家协会会员。

照片里的乡愁

春节那天，你家有哪些传统？或许是大年初一早上必要喝一碗甜蜜蜜暖洋洋的寒茶，或是这天见人的第一句话必是新年快乐，又或者兼而有之，甚至有更有趣的、约定俗成的事儿。我家也有一项传统，那便是春节的正日子，作为姑姑的我会和两个小侄女儿一起拍一张合照。

回溯到2016年，那是大一点的小侄女刚出生不久。那年拜年的时候，我抱着哄她玩，小孩子眉眼弯弯靠在我肩头。记不清哪位可爱的长辈随手一拍，留下了一张温情的照片。次年春节，小孩大了一些，虽然会走路了却还是眷恋怀抱，即便把她放在地上，也会两只小路膊围上来要被大人抱在怀里。更喜抱着散步，嘴里随便和她聊些什么，竟也能咿咿呀呀开启绵长又不知所言的对话。那年许是我抱着在同她聊些什么，母亲又或者是在伯母留下了一张姑侄二人相谈甚欢、眉开眼笑的合影。

有了小一些侄女之后，合影就变成了三个人。手上抱着一个，腿边站着一个，又或者我居中左右各抱一个。不知不觉间，春节当天合影留念成了大家的默契。见面寒暄祝福了，给我哥抛一句：“哥，老习惯”哥便招呼两个小孩子“到姑姑身边去”。

如果说岁月增长，小孩子们的变化直观地体现在身高上，我觉得更生动的变化体

现在，往年是作为长辈的哥哥招呼了，小朋友们乖乖地依偎在我身旁。今年，或说最近一两年，小家伙们有了摆拍的巧思。大一点的侄女，幼儿园期间学了许久的绘画，拍春节合照的时候，于选背景、摆造型上都颇有心得。找定拍合影的地方后，小家伙仿佛像模像样地指挥我和她妹妹往左移，往右挪，找准居中的位置。拍照时提议的几个动作，定格后再看，构图都十分和谐。小一点的侄女许是到了教育家蒙特梭利理论中的社会规范敏感期，别别扭扭地站在我身侧，瘪着嘴，一会儿跑出去，再哄回来时必须三人站成一排，她独在最前。

我颇得意于这项传统，也爱闲时翻看这些照片。一张一张新年合照，记录了似水流年。合影的人从抱在怀里的一个侄女，变成了两个活泼灵动的小姑娘。当我念起“春节”这个饱含国人情感的词汇时，幼时的期待与喜悦成了模糊的记忆，七八年来的合照成了变化中的生活最真实的注脚。春节前后，我可能是刚从北京读书的学校回家，又或者匆匆踏上开往上海的高铁奔赴未知的前途。我的家，和不经意间坚持数年的传统，成了北上南下四处奔忙中锚定的一个点。打开手机相机，便知华夏有江苏，苏中有紫石。此处有所念之人，是我心归之处。

作者简介:刘婧星，海安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

故乡井

在外奔波已许多年，但家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在记忆中依然清晰，就如昨天，还见，尤其是那口滋养了我近二十年的古井。那古井叫韩家井，传说是清朝一韩姓大户人家为庆祝儿子中秀才，花钱为乡人挖的。那井水微甜，再配上家乡的新茶，那清香碧绿就是村中男人们的最爱，连邻村喝茶讲究的“茶客”们也每天跑几里路来韩家井挑水专门用来泡茶。他们都说喝惯了这井水，也就成了一生的味道、一生的牵挂。以前父亲来我这所谓的城市里，帮他用自来水烧开水的水泡茶，他说味道不对，又用纯净水烧开泡，他说更不对。我想肯定是水不对，因为茶是父亲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是自家小茶园产的茶。

但那井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直径一米左右的石条圈井，它是一个大水缸，椭圆形，直径四五米左右，水里长满了水生植物，有野荷叶、野菱角、野茭白，还有鱼。你挑水来到水边，站在石条的搭步上用水桶向水里一划，那懒懒的鲢子立即迎上来，你伸手去抓，它们的反应可快了，箭一般飞到井中间。

六月份天热了，我们去上学，从不在家带热水，就在书包里揣一个玻璃瓶和一小包糖精。直接把瓶伸进井里装满生水，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糖精纸包，放几粒到瓶里，摇摇，也很甜，很好喝。有时没有糖精，还向同学借几粒，有了再提。最后还有精明的同学做起了卖糖精的小生意，一分钱五粒、八粒，看市场行情。生水不能喝，现在人人皆知，但那时直接喝生水好像也没事。印象中小时候走在路上渴了，看到什么地方有清水就直接用手捧起喝，放学回家也直接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水喝，从没有拉过肚子生过病。

那井从来没有自己干过，即使是大旱的年份，水位基本保持不变。村中老人指给我看，在搭步的正对面有两汪泉眼，不断往外冒清水，鲢子和鲫鱼在泉眼边游荡。

老人笑说泉通长江大海，永远干不了，我不解。他指着不远处的大河，说那河通长江，我们的井就是它补给的，你说它不通长江大海！想想确实如此，不然为何它在干旱天仍然水位基本不变，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呢？

印象中水井只干了一次，人为的，因为要掏一掏、清一清，顺便抓鱼过年。几台水泵一起发力，水在抽，泉在冒，在比相对速度。终于快见底了，井边站满看热闹的男人老少，几个年轻人马上去逮鱼，大冬天，赤着脚，裤脚卷到大腿根，但他们似乎并不觉得累和冷，干劲十足，伴着抓到大鱼的岸上和井下的喝彩。最大的混子鱼有十多斤，还有几只老鳖。但那时老鳖好像村人并不稀罕，抓阉抓到了的人竟还唉声叹气，羡慕抓到大混子的人家。我对老鳖的偏见那时就已形成，认为他们是上不了台面的，我不喜它们那缩头缩脑的丑样子，甚至连鳖肉也不吃。真是奇怪，一个人小时候的很多习惯与观念便已形成，可能会影响和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但就在干井的第二年夏天我到井边挑水，那是一个大雾的早晨，分明看到一条胖胖的红鲤鱼在昂头吸氧，至少看到五六斤。我问父亲，他说那是鲤鱼精，神着呢，去年干井时还通过泉眼上溯到河里去了。

近些年，年轻人都出外谋生，家中老人老了，挑不动水了，于是就装了自来水。因为是乡镇小水厂，水处理不规范，水质不好，和老井水不能比，还经常停水，但有总比没有好。父亲也说现在在自来水泡茶已经习惯了，味道也差不多。

今年回家过年，抽空去那老井边看看，它也基本废了。水生植物把井都铺满了，没有一丝的活力，麻石搭步边也不见懒懒的鲢子如箭般的身影。那井如多年无人居住的房子，在搭步的正对面有两汪泉眼，不断往外冒清水，鲢子和鲫鱼在泉眼边游荡。热闹辉煌也只能存在于记忆中了。

作者简介:徐全平，安徽无为为人，现籍江苏海安，教师、作家。

永远的乡愁

元旦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女儿出嫁了，乡村有交生日的习惯，女儿母亲远在深圳，作为父亲怎么都要回一趟乡村，在城里蹲的时间长了，也真想看一看乡村。我觉得一个作家诗人没有乡村，就像飘在天空的浮云没有根一样。我虽是流浪飘浮在都市的浮萍，但谁又不想有一方乡村净土和一个温暖的去处呢？

上午十点多，我一人走在空旷的田野上，田野是那样一望无际，一个人也没有。我感到这个世界是我的，最起码现在的某个时段是我的。此刻拥有这一片无限广袤的世界，我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我的心灵充盈着一种幸福，一种甜蜜温馨的东西，她常常使我的心灵疼痛。有时快乐也是一种疼痛。

走在田野上，土地是松软的。田野的麦子都收割完了，翠绿的新芽才刚刚萌发出来，只有高坡上的老玉米还在寂然地站立着，成为远方的风景。田坎上的小路的主要硬一些，也更坚实一点。田坎上的路并不是光秃秃的，虽然没有星星点点的野花，但五颜六色的草还是有的，有的甚至比地毯上的图案还要漂亮。我还看到一片向阳的山坡上，疯长着一片翠绿的青草，很是春意盎然。青草上有许多小小的露珠，就像一盏盏外祖母留下的灯笼，在白花的阳光下悄然寂灭。

我在田野的小路上走着，不断抬高自己的视线，希望能看到远方。但除了树还是树，远方一片苍茫。每当我走进一片小树林，总是先听到一阵自由的鸟声，并不太多，也许就三五只麻雀，却把整个树林弄活了。是啊，大自然只有植物和动物的存在，才充满生机，不然苍苍的大地该是多么的无趣。我走到树林前，一群不知名的小鸟飞走了，刚走去几步，身后的树林就又唱鸣起来。前边的树林也有许多小鸟，在树杈间飞翔穿行，也有几只麻雀飞向蓝天和田野的，在浩渺的蓝天和广阔的田野，麻雀是多么渺小，但只要是有生命，我们就要尊重它，尊重生命就是尊重我们人类自己，没有了蓝的天绿的水，我们又向何处去呢？

走到一个低凹处，我就看到了水，清清凉凉的，虽是严冬季节，并没有上冻，水还在阳光下欢快地流着，虽然是很小的溪流，但同样一个目标是向前，每当遇到阻碍，她们就激起欢腾的浪花，她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平静地流着，我不知道她们心中是否有目标，是否有远方，是否有大海，是否有希望。也许平静地流着就是整个生命，能让落叶的飘找到春天也许就是最大的愿望。河沟的两边长满了芦苇，芦苇足有两人多高，一律花白着头发，一律站在无边无际的水泽和苍天间。水鸟是有的，那一串自由的翻腾是否也能激活春天的心跳，我不知道，芦苇是苍老也是寂然的，大多会在冬日的寒风中哭泣，也许来年的一场大火，才能熊熊燃烧，才能欢声呐喊震天，瞬间便万山红遍。

我一直以为，平原上没有山，就像没有父亲的脊梁，没有大地的雄浑和伟岸，没有山人的坚挺和巍峨，天空和流水就失去了依傍，连白云也失去了梦中的故乡。是的，我的心中一直向往一座大山，更向往一个能带领人们走出苦难的伟人。就像延安的宝塔山，她把希望和温暖洒遍人间。英雄和大山总是连在一起的，好像没有大山，英雄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从高坡上走下来，我的脚步不断下降，最后就在一片光洁的床上坐了下去，床底是干净的，松软的藤叶也是干净的，坐上去很是舒服；没有风，水面就像镜面一样平滑，我没有去照我略显苍老疲惫的脸，大地和河流是干净的，心灵也是平静的，我那些微不足道的苦痛在整个天宇和上苍面前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我想我还能活多少年，还能为人类世界做些什么？最少也要为亲人和朋友做些什么。一个人被世界被亲人所需要，他就没有白活。被人爱和爱世界每一个人这是最终目标。心中仇恨的火种什么时候才能熄灭呢？隔岸相望，只有白

云在悠游，连一片白帆和一条机帆船也没有，更不要说开往春天的队伍了。大地河流怎么寂静得如此可怕呢？河流就像死水一般。我想用一块瓦片划破大河的宁静，但一个瓦片都没有找到，只好作罢。除了落叶还是落叶，但我一点也不悲伤寂寞，有多少落叶来年就有多少青春的手掌，就有多少童心自由的歌唱。

大河上没有雾，我却恍如做梦一样，我似乎已经看到蝴蝶飞舞的春天。一切都是幻觉，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但我还是看到了远方的水泥大桥，一辆客车从上面驰过，就如同童话一般。希望总会有的，美丽的彩虹会带着仙女的祝福光临人间。现在虽是冬季，但我一颗苍老的心同样渴望大自然的春天早点来临。就是下雪也好，那将是春天温暖的梦。

隔岸眺望，对岸是一片乱坟岗，上面也有树，也有一些坟墓和极其低矮的小房子，我知道那是上一辈死去的人住的，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到另外一个世界享乐去了。那是百花盛开的山坡，那是溪水长流的大地，那是星月和小鸟唱歌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死一般的寂静，长眠是一种永久的休息，只是目前我还不需要，我还有许多未了的尘缘，我还有许多梦中的呓语要向这个世界诉说……

我不知什么时候从河岸下面走上来了，我又走回了来路，虽然是熟悉的来路，由于站的角度不同，风景却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和不一样的大自然又会叙述些什么呢？芦花还是低着苍老的头颅，脚下还是东逝的流水，还是飘浮不定的流云和那个永久的梦……

我终于知晓了我今年是要交好运的，因为我在归来的路上看到了十五只喜鹊，树上九只，田野里六只，再一次数了数，还是树上九只，田野里六只。这次他们没有被我脚步惊飞，而是在那里迎接着我，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布衣诗人，为什么还要给予这样隆重且圣洁的典礼？也许我为人民说了一些话，但我深知作为一个善良的人那都是我应说的……

我还是感到自己太自私了，一个作家心中不装着人民，终究不是一个好作家，新的一年，我的作品里能不能少一点自我，更多的反映一些普通群众、生活在底层劳动大众的甘苦呢？我的笔是笨拙的，但只要你真心说了你该说的话，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也是一块热土，我同样感受到雷霆的震撼，我要用热泪洒开心中春天的花蕾。虽然目前大地上还没有热土，但我已把春天打包上路了。

冬天很快就会过去，春天已经来临。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爱，都渴望一个温暖的家。田野里树梢上一共有十五只喜鹊，我只看到五个喜鹊巢，有的还是空巢，穿过树梢从喜鹊巢里能看到天空，人类的房子有天窗，喜鹊住的房子也有天窗吗？他们生活在树上也许更能看清遥远的星空，看到梦中的家园。每当夜幕降临，他们的归巢又在哪里呢？他们飞翔的梦又将在哪一片热土上安息呢？还是女儿说得好：也许别处还有喜鹊巢呢？是啊，天地如此之大，我们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只要我们还有生命中飞翔的翅膀，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心比天大，毛比纸薄。怎么会呢？就是一只纸飞机也能飞上蓝天，就是一只纸船也能漂洋过海。只要我们怀揣着希望，只要我们心中还有爱，只要我们还走在春天的路上，只要我们还怀奋勇前行。真的，一切都不会太晚……

美中不足的是，这次乡村之行，我没有看到风年、稻草堆和乡村炊烟，我甚至认为没有炊烟的乡村就不再是乡村。我多想想再次坐到灶门口，让灶门口的火光再次地红我苍白的脸庞，那些用田野里柴草炒出的蚕豆、花生一定很香很香。

不管是他乡还是故乡，我深知，我只是乡村的过客，一日后我还是要回到城里去的。将我孤单无望的身影再次汇入都市的人流中；但今晚月色正明，酒足饭饱的我是在乡村土火炕上做个好梦的。

作者简介:徐泽，笔名:春华、晓月、江郎等。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现居海安。

年的温暖

除夕的脚步越来越近，小山村的热情也被召唤得膨胀起来。火红的对联张贴在大门两侧，大门口一副长的、厨房门口一副短的，鲜红的色彩，或俊秀或大气的毛笔字，竟让那些木质老旧和略显陈旧的泥墙有了温暖的气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进进出出忙活着那顿丰盛的年夜饭。年夜饭可有讲究了，尤其山里人，就重这一口。好吃的、好喝的都拿出来。腊肉已熏好，几块修长又微黄的肉用草绳系好，齐开地挂在房檐上，那一年富足的象征。在我们这里，腊肉是出名的，年夜饭更是少不了要“动用”它，这时它已经被均匀地切成小块，待蒸熟后，一碗水光泽的腊肠就散发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这时馋嘴的小孩往往趁大人不留神就往嘴里塞一块，动作神速，可

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将肉消灭于“无形”。家禽自然也不少，女人们在灶头烧好热水，男人们就开始动刀了。提着一只放了血、用热水烫过的鸭或鸡，吹着哨儿走向河边。不一会儿，宁静的小河边就聚集了杀鸡破晓的男人们，拔毛、破肚、清洗，动作麻利。一会儿，他们彼此又欢快地交流起来：“哇，你家那鸡挺肥的！”

“你那也不差嘛！”等一下来我家喝两口！”“好的，好的，一定来……”

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小孩儿们也不甘寂寞，每人手里一根香，兜里鼓鼓地装着爆竹。大家三五成群地逛着，响亮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这时，幸福的笑容总会在每个人的脸上荡漾。

作者简介:刘展硕，现就读于黑龙江大学。